

2025海外藝遊成果報告

從夏威夷 Hālau 的學習經驗，探索多元社會的文化韌性

壹、計畫緣起與執行概述

本計劃執行人李尚喬作為一名文化工作者，長年走訪臺灣部落與海洋社群的經驗，構成自身理解文化與土地關係的基礎。自太魯閣族大同、大禮部落，到阿美族里漏部落的歲時祭儀觀察，乃至台東長濱「長濱船團」無動力航海訓練場域，我持續關注傳統知識如何在當代被實踐、轉譯與延續。2019年前往夏威夷協助原民台音樂節目訪談時，我初次深入觀察夏威夷傳統文化組織 hālau 的運作，並接觸到以傳授 Hula（呼拉舞）為核心的學習體系。特別是在1970年代文化復興運動之後，hālau（傳統技藝學習場域）逐漸制度化為兼具教育、儀式與社群功能的文化場域，成為全球理解夏威夷文化的重要入口。

這段跨島嶼的工作經驗，使我意識到：若臺灣欲深化對南島世界的理解，不能僅止於文化符號的交流，而必須回到「文化學習機制」本身。相較之下，臺灣雖擁有豐富多元的族群文化，卻缺乏一套能讓不同族裔有秩序地進入、學習並承擔責任的傳統知識體系。文化教育與公共生活之間存在明顯斷裂，使得我們在面對內部族群差異與外部文化衝擊時，往往欠缺穩定的對話基礎與主體定位。

在全球化與後殖民語境之下，「文化韌性」（Cultural Resilience）不僅關乎傳統技藝的保存，更涉及一個多元社會如何在政治、經濟與歷史創傷的壓力下，透過文化實踐重新凝聚社群，調和差異，並建構新的共同體想像。夏威夷的經驗提供了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案例。自1893年王國被推翻以來，夏威夷社會長期面對殖民體制與觀光產業的雙重影響，但在1970年代「夏威夷復興運動」之後，以hālau為核心的文化教育系統重新確立了文化主體性。

本計畫於2026年1月赴檀香山（Honolulu）進行實地考察，適逢王國被非法推翻133週年之際，具有高度象徵意義。我深入Hālau Hula Ka No‘eau 進行旁聽，觀察hālau如何作為一種「‘Ohana」（家庭）型態的學習共同體而運作，同時也走訪了 PA'I Foundation 所營運的 PA'I Artspace，觀摩羽毛工藝學校 Na Lima Mili Hulu No'eau的結業式。在此體系中，學習不僅是技藝傳承，更包含語言‘Ōlelo Hawai‘i、歷史 Mo‘olelo、儀式倫理與土地觀念的整體培養。除了舞蹈與吟唱的掌握，學生同時在長期參與中建立對土地（‘Āina）的責任感。

研究過程中，我特別關注三個層面：其一，hālau如何在高度商業化的都市環境中維持文化主權；其二，傳統技藝（如羽毛工藝、古典舞蹈）如何在尊重核心精神的前提下開放跨族裔參與；其三，文化實踐如何轉化歷史創傷，將政治記憶內化為當代生活的一部分。以Hula Kahiko（古典呼拉舞）為例，其舞蹈與吟唱不僅重現歷史，更透過隱喻（Kaona）傳遞族群記憶。

透過實地觀察，我逐漸理解：hālau之所以能成為文化韌性的核心，在於它同時具備教育制度、家庭倫理與公共文化場域三重功能。它既維繫嚴謹的師徒倫理，也容納多元族群在共同學習中建立對土地的責任感。文化因此不再只是身分標誌，而是一種持續實踐的關係網絡。

回望臺灣，無論是原住民族文化復振、地方創生，或歷史記憶的再敘事，我們都面臨如何在多元族群間建立長期承諾與公共學習機制的課題。本計畫並非意圖複製夏威夷模式，而是希望透過比較研究，思考臺灣是否可能發展出屬於自身的文化學習場域——一個既尊重傳統核心，又能回應當代社會流動與多元現實的制度性空間。

因此，本案的核心關懷不僅在於夏威夷文化本身，而在於：當一個社會經歷殖民創傷與全球化衝擊後，如何透過制度化的文化實踐，重建共同體的精神基礎。夏威夷hālau所展現的文化韌性，為臺灣提供了一面鏡子，使我們重新思考自身文化教育的缺口與可能的未來方向。

• 行程表

週次 / 日	階段主題	重點行程與活動	田野觀察重點
第1週 12/30— 1/4	文化基礎	12/30 抵達檀香山、安頓環境 - 拜訪Kumu Michael	- 理解Hālau 基本規範、 - 師徒傳承模式 - 課程流程 - 文化語彙與身體語言
第2週 1/5—1/11	課程深度參與實踐	- 旁聽Hālau 課程（週四） - 記錄學習節奏與指導方式 - 紀錄Hālau 每週六於Hawaiian Royal Center之演出 - 參觀PA'I Artspace 以及Na Lima Mili Hulu No'eau羽毛編織學校結業式	- 學員族群背景 - 文化認同在 Hālau 的形成 - 社群規範 - 世代差異
第3週 1/12—1/18	公共場域中的歷史展演	- 旁聽Hālau 課程（週一＋週四） - 記錄學習節奏與指導方式 - 紀錄Hālau 每週六於Hawaiian Royal Center之演出	- 身分政治與主權敘事 - 族群互動 - 歷史記憶傳承
第4週 1/19— 1/25	資料整理與比較研究	- 旁聽Hālau 課程（週一＋週四） - 記錄學習節奏與指導方式 - 紀錄Prince Lot公益義賣活動於Hawaiian Royal Center之演出 - 參與Hālau 於私人生日聚會中的	- 夏威夷文化模式與台灣文化場域的交叉 - 文化韌性與社群培力
第5週 1/26—2/1	補充資料與返台準備	紀錄Hālau 每週六於Hawaiian Royal Center之演出	- 田調盲點修補 - 文化敏感度確認 - 準備返台後延伸研究
2/2	返台		

貳、實施成果深度解析

一、空間治理與主權重申：PA'I Artspace 與 Royal Hawaiian Center

- 本計劃中，除了進入Hālau Hula Ka No‘eau 進行旁聽，同時也前往了幾個文化場域進行觀摩。對於夏威夷如何在公共場域展現文化主體本人收穫頗豐，以下概述：在檀香山 Kaka'ako 面對都市更新浪潮的過程中，PA'I Artspace 展現了藝術與文化作為再主權宣示的重要陣地。這個由 Hula 大師 Vicky Holt Takamine 於 2001 年創立的場域，其核心使命不僅是展示藝術，更是為確保原住民藝術家在高度商業開發的都市環境中，仍能擁有一個實踐傳統、發聲與重申文化主體性的「物理空間」。在此，空間治理被重新定義為一種持續性的文化抗爭：透過穩定的藝術創作與居住空間，使傳統不再只是記憶，而是融入具體的都市生活場景，挑戰開發力量對文化場域的侵蝕，也提供台灣在面對藝文空間短期補助、不確定土地使用權與市地重劃壓力時，反思制度性支持的可能性。



(左圖：PA'I Artspace / 右圖：Kumu Vicky Holt Takamine)

- 除了 PA'I Artspace 強調「原住民族的自我實踐空間」外，Royal Hawaiian Center 則展示了一種將文化權利融入大型商業與公共場域的不

同策略。Royal Hawaiian Center 最初於 1979—1980 年開幕，位於威基基著名的 Kalākaua Avenue，座落於名為 Helumoa 的古老場所——曾是夏威夷皇族的椰子林與聚會場景。歷經大規模翻新後，它不僅是擁有百餘家商店與餐廳的重要商業地標，更透過設計與課程安排將夏威夷傳統文化置入公共體驗之中。中心的集會場域與庭園景觀，不僅保留了 Helumoa 的文化記憶，也成為舉辦舞蹈、音樂及故事講述等文化活動的核心場所。中心內提供免費的文化課程和演出，如 hula（呼拉舞）、編織、lei（花環）製作與傳統音樂等，使文化學習成為遊客與在地居民日常的一部分。



（左圖＋右圖：Royal Hawaiian Center）

- 這種商業與文化交織的場域治理，帶出公共文化權利思維：在高度觀光與全球消費結構下，如何讓原住民族與地方文化不只是展示的符號，而真正成為社群對自身歷史、語言與身體實踐的理解入口？Royal Hawaiian Center 以其制度化的免費課程、演出與聚會空間，提供了一個讓多樣族群都能透過身體參與而感受文化的場域。



(上圖：Royal Hawaiian Center的活動日程表)

- 將兩者並置，我們看到原住民族自我主體性空間的建立（如 PA'I Artspace）與跨族群公共文化實踐的可能（如 Royal Hawaiian Center）之間的差異與互補性：一者專注於自我主體的文化空間治理與永續性抗爭，另一者則是將文化權利融入大型公共場域，形成一種文化共享的教育場景。這不僅擴大了文化的可見度，更使文化傳承與社會互動共融。對於思考臺灣如何在都市與公共空間中保障文化權利、促進跨族群理解與交流，這樣的比較視角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二、羽毛工藝（Hulu）：從皇家禁忌到文化韌性的傳承

- 夏威夷羽毛工藝（Hakuhulu）曾是社會地位與神聖權力的極致象徵。傳統上羽毛斗篷（'ahu 'ula）與頭盔（mahiole）僅供大頭目（Ali'i）使用，其顏色如黃色（取自 Mamo 或 'O'o 鳥）象徵皇室，紅色（取自 'I'iwi 或

'Apapane) 象徵神聖。如卡美哈美哈大帝的「百萬斗篷」需用去約 8 萬隻 Mamo 鳥的羽毛，象徵極高的政治聲望。面對 21 世紀的生態挑戰，傳統羽毛工藝展現了極強的適應力 (Adaptability)。為了保護原生鳥類及維持生態平衡，現代工藝已不再採集珍稀鳥類的羽毛，轉而使用染色的鵝毛 (Goose feathers) 或雉雞毛 (Pheasant feathers) 作為替代材料。

- Na Lima Mili Hulu No'eau 的使命：隨著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西化衝擊，夏威夷傳統體制瓦解，羽毛工藝在 1940 年代曾一度瀕臨失傳。然而，這項技藝之所以能在現代社會重新扎根，關鍵在於組織化與教育性的推廣。Na Lima Mili Hulu No'eau (意為「觸碰羽毛的靈巧雙手」) 是當前夏威夷最負盛名的羽毛工藝學校。該組織由傳奇大師 Auntie Mary Lou Kekuewa 與其女兒 Paulette Kahalepuna 創立，Auntie Mary Lou 憑藉超過 50 年的堅持，將這項曾一度消失的皇家技藝重新帶回大眾視野。目前，該組織已傳承至第三代 Mele Kahalepuna Chun，持續扮演著文化領航員的角色。
- 田野實錄：在 2026 年 1 月 10 日於檀香山 Kaka'ako 區 PA'I Artspace 舉辦的結業式中，我親身體認到這項古老技藝在當代都市空間中的生命力。現場展出了學員們精心製作的羽毛編織作品，從色彩的鋪陳到羽毛的修剪，處處顯露匠心。現場同步展示了編織過程中的特殊工具與選料流程，佈置溫馨且典雅。現場有一位日裔學員在作品中精巧地融入了日式美學意象。其作品跳脫了過去我們對於「文化挪用」的印象，反映了夏威夷深厚的日本移民歷史。這種融合或許得以展現羽毛工藝在堅持核心技法 (Native Hawaiian protocol) 的同時，能接納多元背景的學員，讓這項工藝在不同族裔的對話下產生的新的樣貌。



(左圖：結合日本文化特色的羽毛編織 / 右圖：結業式中學員的作品展示)



(左圖：學員解說作品 / 右圖：羽毛編織工具展示)

三、Hula Kahiko：歷史展演與文化重申

- 透過在 Hālau Hula Ka No‘eau 的旁聽與每週六由Kumu Michael Pili Pang主導的、於 Royal Hawaiian Center 演出的實地觀察，我得以深刻理

解古典呼拉舞（Hula Kahiko）實際上是一套嚴密的歷史紀錄體系。在 Waikiki 繁華的商業核心區域，這種藝術展演形式成為了夏威夷人重新奪回文化話語權、重申歷史主權的重要陣地。

- 夏威夷呼拉舞主要分為兩種形式：Hula ‘Auana（現代呼拉舞）的原意為「漂泊」或「漫遊」，象徵其受西方文化影響而向外延伸，在民間與觀光領域擁有未曾中斷的傳承史。相比之下，Hula Kahiko（古典呼拉舞）意指「古老的」，雖然根源神聖，卻在 19 世紀初期因傳教士視其為異教徒舞蹈而遭到禁絕。當時在檀香山跳舞的人甚至會面臨監獄服刑或 200 美元的高額罰款，導致 Kahiko 曾一度轉入地下秘密傳承。
- 轉折點出現在 1880 年代，國王大衛·卡拉卡瓦（King David Kalākaua）在周遊列國後體認到文化根源的重要性，開啟了「第一次文藝復興」，讓舞者重現自我。而今日我們所見的嚴謹祭祀性舞蹈，則多歸功於 1970 年代的「夏威夷文藝復興」（Hawaiian Renaissance），由大師們重新系統化整理並帶回公眾視野。Kumu Michael 強調，Kahiko 並非死板的古董，而是現代夏威夷人重新連結先傳統的「當代（Contemporary）」實踐。
- 在商業空間重構神聖地景：演出地點 Royal Hawaiian Center 座落於 Waikiki 的精華地帶，其所在地古稱為 Helumoa（意為「雞爪刮痕」）。Kumu Michael 透過講述超自然神雞 Ka'auhelema 在此地抓撓、對決的傳說，將原本僅具商業意義的商場，重新錨定回夏威夷的神話版圖中。在原本屬於王室土地的 Helumoa 演出 Hula Kahiko，本身就是一種對土地主權與歷史記憶的宣示。
- 土地認同與互惠哲學：演出內容更進一步將觸角延伸至邊緣與自然景觀。透過歌頌尼豪島（Ni‘ihau），描述其保留的純血統夏威夷語環境與極其珍貴的貝殼首飾工藝，展現土地的獨特性與生命力。而曲目中關於 Mamala Bay（瑪瑪拉灣）的「天然冰箱」譬喻，則傳達了深刻的互惠（Reciprocity）哲學：「如果你照顧海洋，海洋就會照顧你」。這場在商

場中心的演繹，成功地將歷史、主權與對土地的責任感，轉化為具備自豪感的公共展演。



(左圖 + 右圖 / Kumu Michael 帶領Hālau Hula Ka No‘eau於Royal Hawaiian Center 演出)

參、國內外相關領域發展之對照

一、展示文化主權的公共場域：從「靜態保存」到「主體實踐」

在文化主權的實踐層面上，公共場域的性質與運作模式，往往決定了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並展現自身的文化主體性。台灣目前多數與文化主權相關的公共空間，仍以博物館、美術館或文化園區等「靜態保存」型場域為主。這類空間雖具保存與教育功能，但其核心邏輯仍偏向展示與典藏，使文化較多停留在被觀看、被詮釋的狀態。相較之下，夏威夷的經驗則展現了另一種路徑：透過空間治理與具高度主體性的展演策略，將文化實踐直接嵌入都市核心與商業重鎮，使文化主權得以在日常城市運作中持續發聲。

以檀香山的 PA'I Foundation 所設立的 PA'I Artspace 為例，此空間並非傳統意義上僅供觀賞的藝廊，其創辦人、Hula 大師 Vicky Holt Takamine，在都市高度

商業開發與觀光產業主導的背景下，積極確保原住民藝術家能在城市核心區域保有以文化實踐為核心的行動場域。

在都市更新與資本流動壓力之下，許多原住民文化往往被邊緣化，或被轉化為觀光消費的符號。PA'I Artspace 則提供了創作場地，更成為排練、教學、文化儀式與社群連結的中心。這種以「文化實踐者」為主體的空間治理模式，將保留文化主權的精神納入都市的經濟活動場域。



（上圖：週六Prince Lot義賣活動於Royal Hawaiian Center的演出）

而位於 Waikīkī 觀光核心的 Royal Hawaiian Center（古名 Helumoa），作為高度商業化的現代購物中心，它同時也是觀光客最密集的場所之一。在此場域中，Hālau Hula Ka No‘eau 定期演出具歷史深度與專業訓練體系的 Hula Kahiko（古典呼拉舞）。Hula Kahiko 並非單純的觀光娛樂節目，而是承載土地記憶、族群歷史與政治意涵的文化實踐。當這類作品選擇在極度商業化的空間中呈現時，其意義不僅是文化展示，更是一種空間再定義的行動。在觀光資本高度集中的場域

裡，演出者並未迎合消費邏輯，而是堅持演出具有政治與歷史意義的舞作。透過這樣的策略，土地主權與文化話語權得以在全球觀光客面前被清晰表述。

相較之下，台灣目前的藝文環境仍較多由官方機構主導，文化政策傾向以保存、補助與展覽為核心機制。雖然這些措施具有基礎意義，但若缺乏讓文化實踐者直接主導空間與敘事的機會，文化主權便難以真正落實於公共生活之中。

從夏威夷的經驗可見，文化主權並非僅存在於法理宣示或文化保存政策中，而是一種空間實踐與日常行動。透過在都市核心建立文化據點、在商業重鎮中進行具政治意識的展演，以及讓文化實踐者掌握敘事主導權，文化主權得以成為可見、可感且持續運作的社會力量。

二、制度化的開放學習場域：Hālau 系統與跨族裔文化傳承的可能

在夏威夷，hālau 是一種既傳統又制度化的文化教育場域，它的名稱本身源自於古代的「長屋」或集會場所，意指一個讓一群人共同學習、生活、實踐文化的空間。hālau 並不僅是教授舞蹈步伐的場所，而是一個包含詩歌（mele）、吟唱（‘oli）、歷史、語言、儀式規範與精神倫理的完整學習體系。學員（haumana）透過長年累月的訓練，不只是學會動作，更學習如何理解歌詞的隱喻（Kaona）、如何尊重傳統規範與文化精神，並向下一代傳承這些知識。這樣的傳承系統在古代即是一種師徒制度，其制度化與精神性至今仍具深遠影響。

以 Kumu Michael Pili Pang 所引領的 Hālau Hula Ka No‘eau 為例，他在學術與實踐上皆有深厚基礎——不僅接受過傳統大師 Maiki Aiu Lake 與 Mae Kamāmalu Klein 的教導，並以舞蹈與人文教育的跨學科背景，將 hālau 的教學定位為「藝術、文化與教育的結合體」。這樣的定位意味著 Hālau 並非僅是表演團隊，而是一個具備教育使命的社群組織，致力於透過舞蹈與吟唱傳遞夏威夷歷史與精神。

在實際的教學與場域運作中，Hālau Hula Ka No‘eau 的學生族群呈現出高度的多元性。雖然 hālau 的核心是夏威夷文化的承載者與實踐者，但學員不僅限於夏威夷原住民，而包括不同背景的學習者參與其中。透過共同的學習和實踐，這些學生在 hālau 的結構下學習共存、尊重文化規範，並透過吟唱與舞蹈深入理解夏威夷的歷史與價值觀。這種多元族群的參與反映了夏威夷社會本身的多元文化性，也顯示出 hālau 作為跨族群教育場域的可能性。透過對 mele（詩歌）、‘oli（吟唱）與舞蹈動作的深度詮釋，學員能理解文化背後的情感與歷史，不僅是技巧性的學習，更是對文化精神的共鳴與理解。



（上圖：Kumu Michael帶領Hālau Hula Ka No‘eau 的學生在生日派對中演出）



（上圖：Hālau Hula Ka No‘eau 的資深學生於生日派對中即興演出）

這種開放且結構化的學習場域，在台灣當前的文化教育現況中仍相對稀缺。台灣雖然擁有豐富的原住民族文化與傳統工藝，但多數傳統文化的習得仍依賴部落內的口傳師承、短期工作坊、祭儀參與或個別老師的教學。缺乏像 hālau 這般具備制度性、長期承諾與共同生活學習的場域，使得傳統技藝在面對現代化與商業化壓力時，往往可能失去其精神核心，或在轉化為商品與表演時被簡化為表象。部分工藝或文化表現可能因資源不足、缺乏固定傳承機制而逐漸凋零；即便台灣已有一些推動性的學校或課程，其制度化程度仍難與夏威夷 hālau 所展現的完整文化教育系統相提並論。

因此，夏威夷 hālau 的實踐提供了反思台灣文化教育制度的可能途徑：如何在尊重傳統核心精神的前提下，建立長期且具制度化支持的學習場域，使不同族群能夠共同參與文化學習，同時保有文化的完整性與深度？當傳統文化能夠透過教育制度與社群生活被系統性理解與實踐時，它便不再只是靜態的保存對象，而成為一種流動的文化知識體系，為跨族群的文化理解與共存提供更廣闊的可能。這種從 hālau 出發的體制化傳承模式，對台灣在發展原民文化教育與多族群文化交流的策略上或有具體啟發。

三、從身分政治轉向土地認同：建立制度化的共榮

台灣當前的文化詮釋權，多半仍與血緣、族籍登記與身分認證高度連動。原住民族文化的保存與推廣，在歷史正義的脈絡下，確實需要保障特定族群的主體性與優先權；然而，在實際運作上，文化實踐往往與補助制度、身分資格與行政分類緊密掛鉤，逐漸形成「誰可以做什麼文化」的隱性邊界。當文化被過度鎖定於身分標籤之內，容易產生兩種結果：一是外部族群難以正當參與；二是文化實踐本身可能被簡化為資格問題，而非長期投入與責任承擔的問題。身分政治固然回應了歷史不正義，但若缺乏更深層的公共共識與制度設計，也可能無意間固化族群壁壘。

相較之下，夏威夷在文化復振歷程中，逐步發展出一種以「土地認同（‘Āina）」為核心的制度化共識。這並非否認夏威夷原住民（Native Hawaiian）的歷史主權與特殊地位，而是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種更廣泛的文化參與邏輯：凡願意承擔對土地的責任者，皆可在遵守文化規範（protocol）的前提下進入學習體系。文化的正當性不僅來自血統，更來自對土地與歷史的理解與守護。

當文化共識建立於土地倫理之上，族裔邊界便出現轉化的可能。hālau 系統中雖然強調師承與規範，但學生族群多元，只要遵守 protocol、尊重歷史、理解 ‘Āina 的意義，即可成為文化共同體的一部分。這種制度化共榮，並非取消原住民族主體性，而是在主體性確立後，讓文化成為一種可被共享、但需負責任地共享的公共資產。

對台灣而言，這提供了一種值得思考的轉向：在持續保障原住民族權利與文化主體性的同時，是否可能逐步建構以「土地倫理」為核心的公共文化共識？當文化實踐的正當性從依賴血統轉向對土地、歷史與社群的長期投入時，文化挪用的爭議或許能轉化為文化責任的討論。

當社會致力於守護共同的土地與記憶，族裔差異將不再只是劃界工具，而可能成為共同抵抗遺忘與同質化壓力的盟友。這種以 ‘Āina 為核心的制度化共榮模式，或許能為台灣在文化政策與教育制度的未來想像，提供一條新的路徑。

肆、對於個人及國內藝文工作者的啟示

透過夏威夷的文化實踐經驗，可以看見：文化主權能透過空間治理、制度設計與教育體系落實。無論是 PA'I Foundation 所設立的 PA'I Artspace，或是在 Royal Hawaiian Center 由 Hālau Hula Ka No‘eau 所呈現的文化展演，都揭示了一種不同於台灣主流文化政策的實踐方向。

一、公共空間的主體化經營

夏威夷的做法顯示文化可以主動進入都市核心，甚至嵌入商業重鎮之中，而不必退居於專屬文化區。

在 PA'I Artspace 中，空間並非僅供展示，這種由文化實踐者主導的空間治理，使藝術家與文化工作者成為空間敘事的主體。更具象徵性的例子，是在 Royal Hawaiian Center 這樣高度商業化的購物中心中，保留空間持續演出如具有歷史與政治深度的 Hula Kahiko。這些展演的設計並未迎合觀光娛樂的表層需求，而是將土地記憶與歷史創傷帶入全球觀光客的視野。這種空間再定義的策略，讓資本高度集中的場域中能持續拓展文化敘事的深度與主體性。

對台灣藝文工作者而言，或許值得深思：

- 文化主權的落實，如何從特定文化場域進入城市日常。
- 敘事主導權與空間決策權如何落實在文化實踐者身上。
- 創作與展演如何置入公共生活的核心場域，持續與社會對話。

二、建立長期傳承體系：從活動式參與走向制度化學習

夏威夷的 hālau 系統，展現了一種兼具傳統精神與制度結構的教育模式。hālau 不只是舞蹈教室，而是一個包含詩歌（mele）、吟唱（‘oli）、歷史、語言與倫理規範的完整學習共同體。以 Hālau Hula Ka No‘eau 為例，其教學定位為文化教育機構。學員透過長期學習，理解歌詞隱喻（Kaona）、儀式規範與土地倫理。更重要的是，學生族群呈現高度多元性，在共同遵守文化規範的前提下，不同背景的人得以進入學習體系。相較之下，台灣的文化學習礙於補助制度以及政策的不確定性缺乏制度化與長期承諾，文化往往容易被商品化或簡化為形式元素。

台灣是否能建立具長期支持與教育使命的文化學習場域，讓文化實踐能從單點活動持續擴展為知識系統與生活方式，是值得深思的課題。

三、從身分資格走向土地倫理：重構文化參與的基礎

台灣文化政策長期以族群身分保障為核心，這在歷史正義脈絡下具有必要性。然而，當文化參與過度依附於血緣與行政分類時，文化實踐容易被簡化為資格問題，而迴避了個體的責任與投入。

夏威夷在文化復振歷程中，逐步發展出以「土地認同（‘Āina）」為核心的共識。文化學習的正當性不僅來自血統，同時來自對土地與歷史的理解與守護。在 hālau 的制度中，只要願意遵守 protocol、尊重歷史與土地精神，便可成為文化共同體的一部分。

台灣的文化參與提問，應該試著從「你是誰」轉向為「你承擔什麼責任」。公共議題上，台灣對於文化挪用的討論，可以試著更深入探討文化倫理與長期投入的問題。在保障原住民族主體性的前提下，思考如何建立更廣泛的土地共識，使文化成為共同守護的資產。當文化實踐建立在土地倫理與公共責任之上，族群差異也許反而能成為共同守護文化記憶的力量。

綜合而言，夏威夷的經驗除了提供文化制度範例，也讓我們看見文化如何被保存的物件，轉化為可以實踐的行動；都市的空間也能從文化展演的載體，轉化為主權實踐的場域；與此同時，比起探討血緣，責任與土地倫理才是文化延續的基礎。對台灣藝文工作者而言，我們該如何從政策依賴轉向空間實踐，從短期計畫轉向長期制度，從身分界線轉向土地共識，是需要持續討論與努力的目標。當文化能夠在城市核心被實踐，在教育體系中被傳承，在公共生活中被共同承擔，文化主權才會成為一種真正可見、可感、且持續運作的社會力量。

伍、綜合檢討與未來展望：超越身分邊界的制度化共識

田調期間，當我詢問部分當地實踐者「為何非夏威夷原住民願意投入如此長期且嚴格的文化學習？」時，他們往往感到困惑。這個困惑來自於夏威夷的文化復振脈絡中，文化參與早已不再僅僅圍繞族裔身分展開。

經過1970年代的「Hawaiian Renaissance」後，文化主體性已透過制度重建。當主體性被確立，社會逐漸形成一種更深層的共識：文化的正當性不僅來自血統，而來自對土地（‘Āina）的理解與責任承擔。

在 hālau 系統中，只要願意遵守 protocol、理解歷史、尊重土地倫理，即可進入學習體系。這個體系的建立，顯示夏威夷文化韌性從身分政治（identity-based politics）轉向土地倫理（‘Āina-centered ethics）進入了成熟階段，讓社會不再焦慮於資格論，朝跨族群共同承擔邁進。

未來若欲深化南島文化或臺灣文化政策比較研究，建議方向如下：

- **避免過度糾結身分邊界：**身分政治在歷史正義階段具有必要性，但若成為文化參與的唯一依據，可能限制制度性發展。
- **深化探討土地認同的建立機制：**如何在現有的教育體系中建立土地倫理？如何讓文化學習成為長期制度，而非短期活動？
- **發展制度化的文化學習場域：**臺灣是否可能建立類似 hālau 的長期文化教育系統？讓文化實踐在尊重主體性的前提下，形成負責任的共享結構？

本計畫體驗了夏威夷文化的復振所建立的可被制度承載、被長期學習、被倫理約束、被公共生活實踐的關係網絡。當文化建立在土地倫理與制度化教育之上，它便有機會將殖民創傷與全球化壓力之下，在當代社會中持續生長。